

港大學可成全球名校

□黃康顯

大學排名榜的全球十大，全部是英語大學。新加坡與韓國各有兩所大學打入百大；兩岸四地一共有五所打入百大，三所在香港、兩所在中國內地。以香港的財力、實力，應有多幾所大學列入二百大之列。



英國《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名榜，一年一度公布，備受關注。其實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各自的大學排名榜。美國某些地方亦有個別排名榜。地方小如香港，也出現過一個非正式的排名榜。至於中國內地，大學排名榜更逐漸流行，榜首的肯定是名牌中的名牌，那是北大與清華，稍有上落的只是其他大學。既然如此，為何人們的注意力偏偏在《泰晤士報》全球大學排名榜上呢？這與英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有關，為此英國的大學歷史也悠久，成立已超過七百年的大學便有所謂。此外，就是《泰晤士報》本身的江湖地位使然。美國立國只有二百多年，因此所謂老牌大學，與英國的大學相比，他們只是小弟弟。美國大學的一哥是哈佛大學，但哈佛是由英國的劍橋自我流放到大洲的學者創辦的，因此哈佛所在地的市鎮亦稱劍橋。

哈佛耶魯年年居首

該報排名榜內的大學共有二百所，全球大學的數目恐怕在五千人以上，甚至可能近一萬。大學的發展，近二十年來最迅速。就以台灣為例，五十年前只有十所左右；到了今天，可能有一百所左右，學額甚至和適齡青年的人數相當接近，青年人只要高中畢業，不論大學水平的高低，總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因此該報選出的二百所大學，是百中挑一或二，必是質優大學；倘若再減半變成一百，必是精英大學；至於一百中的首十名，更是頂級的名牌大學了。

榜首肯定是哈佛大學。哈佛是差不多全球青年理想的大學。中國有一位女孩子，進入哈佛以後，寫了一本哈佛生活的書，結果相當暢銷；排第二的是耶魯。美國的哈佛與耶魯，就等於英國的牛津與劍橋，以及中國的北大與清華。哈佛與耶魯出過無數美國總統，兩校的很多畢業生不用找工作，是工作找他們。排名第三的是劍橋，第四的是牛津。在上一年，是耶魯、劍橋、牛津不分高下，共列第二，今次略有調整，耶魯領先。昔日由於牛津比劍橋早幾十年成立，一般人的習慣，永遠稱「牛津與劍橋」，猶如美國人習慣

叫「哈佛與耶魯」一樣。但到了近二十年，劍橋的地位已超前牛津了。

第五名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第六名是倫敦大學的帝國學院，第七名是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加州理工學院與大學學院和去年比較，是連升兩級；帝國學院則跌了一級；去年排名第七的芝加哥大學，今年跌至第八名。那麼是哪一家大學，今年跌出十大呢？是普林斯頓大學，今年跌至第十二名，稍低於排名第十一的賓夕法尼亞大學。不過整體而言，今年的全球十大，並無太大的執位，只有輕微的調動。

入榜條件英語為上

這十所大學，有幾個明顯的特徵：第一是全部由美國與英國包辦，其他先進國家並無一所入圍，歐洲國家亦不能例外。在首二十大中，澳洲、日本與加拿大才各佔一席；瑞士聯邦理工大學才排到第二十四；第二，由於這個緣故，這十所大學全部是英語大學。在首二十名中，才有排第十九的東京大學，是用日語授課的；第三，這十所大學，差不多全部是私立大學，且學生人數少至數千，最多只有萬餘人。學生人數多達十多萬的美國州立大學，排名並不高。至於全球人數最多，多至要分早午晚三班的印度的新德里大學、加爾各答大學，則從來不在名牌大學之列。

不過，最明顯的現象，是某些學科影響到大學的排名。在十大中，有三所是以理工學科為主，包括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與帝國學院；而在一百大中，亦起碼有十所以上是理工型大學。泰國過去首次打入全球二百大的，亦是憑曼谷的亞洲理工學院。劍橋比牛津的排名高，主要原因是理工科、社會科學是劍橋的強項，而社會科學中的經濟、商管、金融等，也是十大中大部分大學的強項。

百大之中，可能是新興國家的大學的禁區，就算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大學，也要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才可入圍。新加坡與韓國各有兩所大學打入百大；至於兩岸四地便一共有五所打入百大，三所在香港

、兩所在中國內地。

百大之中，差不多以歐美大學為主體，美洲佔四十二所，其中三十七所在美國、五所在加拿大；歐洲佔三十六所，其中十七所，亦即近半數都在英國；亞太區有二十二所，其中日本佔四所、澳洲佔七所，以色列佔一所。因此發達國家所佔的「名牌大學」的總數高達九成，而英美兩國的名校就佔了九成中的六成。新興國家的大學很難打入這個榜的百大，亦不易打入二百大中的一百五十大。第一所這類地方打入二百大的是排名第一百五十的墨西哥國立大學，新德里印度理工大學排名第一五四，第一六六名是泰國的朱拉隆江大學，孟買的印度理工學院、南非的角城大學、韓國的普恆理工學院分別排名第一七四、一七八及一八八。

港校理應多幾間入「二百大」

至於巴西的聖保羅大學、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則勉強打入一九六及一九七名。幸好今次的排名榜仍有新丁加入。有一點是筆者特別想說的，就是倫敦大學只是一個總稱、一種合體，個體的各學院排名有極大的高低差異，譬如帝國學院排名第六，但瑪麗女皇學院只排第一百六十。

不過，有一點相當可惜，是眾多的、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華人大學，雖然一共有十三所列入二百大，但其中有六所，包括香港的四所，與新加坡的兩所，是英語大學。所幸在中國內地，仍有一所上海的交通大學加入二百大之列。

還有一點亦相當可惜，去年名列第十八，比史丹福大學排名高一級的香港大學，今年竟然下降至二十六名，中文大學的排名也由去年的三十八名稍微退至第四十二名，竟然被香港科技大學趕了，後者由五十三名躍升至第三十九名，可說是大躍進。香港的城市大學亦排名第一四七。不過，以香港的財力、實力，應有多幾所大學列入二百大之列；在一百大之列的三所，應更上一層樓。

作者為資深教授，博士

陳鑑林要想納稅人

□喬小橋

雖然港人已經損失慘重，但財爺警告道，現時只是金融海嘯的前奏，「真正的海嘯還未抵港」。此話直教港人膽戰心驚：前奏尚且如此，唔知金融海嘯真正殺到香港時會點。

不過，真正的金融海嘯未到，本港雷曼迷債風波卻因各類政黨推波助瀾而越演越烈。從開始的普通集會到衝擊中銀總部，繼而是多次包圍立法會。除了迷債債券，其他購買了雷曼股票掛鈔票據的客戶，也在政黨率領下，分頭向有關銀行要求全數贖回票據。政府建議銀行向苦主回購迷債債券，並希望苦主也接受回購，以和解方式了結此事，並承諾嚴肅查處銀行不當銷售的問題，但政黨仍不滿意。

迷債事硬來無益

雖然港人已經損失慘重，但財爺警告道，現時只是金融海嘯的前奏，「真正的海嘯還未抵港」。此話直教港人膽戰心驚：前奏尚且如此，唔知金融海嘯真正殺到香港時會點。

不過，真正的金融海嘯未到，本港雷曼迷債風波卻因各類政黨推波助瀾而越演越烈。從開始的普通集會到衝擊中銀總部，繼而是多次包圍立法會。除了迷債債券，其他購買了雷曼股票掛鈔票據的客戶，也在政黨率領下，分頭向有關銀行要求全數贖回票據。政府建議銀行向苦主回購迷債債券，並希望苦主也接受回購，以和解方式了結此事，並承諾嚴肅查處銀行不當銷售的問題，但政黨仍不滿意。

別拿稅金做人情

民建聯陳鑑林竟貿然提出建議，促請政府動用四十億元填補迷債債券市價的差額，要政府為苦主包底，令他們獲得全數賠償。陳鑑林表示：「當然我們都擔心會否開了先例，用公帑去補貼，但這些事件很多人都有強烈要求。」

相當部分苦主反對政府按市值回購迷債債券的建議，要求得到全數的賠償，本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是否合理，則另當別論了。但是，無論是否合理，都是銀行與苦主協商的事，而絕對與其他納稅人無關。豈能因為苦主有強烈要求，就不分青紅皂白要納稅人幫他們埋單。納稅人幫苦主埋單，誰來幫納稅人埋單呢？

隨便拿納稅人的錢做人情，乃是不合理的想法。雖然可以得到苦主的人心，卻會失去絕大多數納稅人的支持；甚至導致政府、納稅人與苦主的矛盾，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而社會的安定團結，正正是對抗金融海嘯的必要條件。



兩文三語需環境配合

香港，一個著名國際都會、東方明珠、中西文化交流開放繁榮之地。百多年殖民管治，使英文在香港地位凌駕於中文之上。然而自「九七」香港回歸以來，中國經濟起飛，整體國力上升，中文在國際上的地位隨之提升。在此大背景下，香港政府積極推行母語教學，作為教學語言政策大方向，其出發點是為扭轉香港百多年以來重英輕中之勢而作出的一種調整，其本意雖好，但推行過急，在末明香港內部整體的語文使用環境下，一刀切推行母語教學，其負面影響如日漸漸浮現。

「語文強化」不能速成

最貼切例子，就如母語教學非但沒有提升大部分學生的中文水平，反而導致他們的英文水平下降，尤以中中為甚，從近年來各公開試的成績可反映出來。眾所周知，學習語言最重要是多聽多講多用，香港既沒有一個說英語，亦沒有一個說普通話的社會大環境。絕大部分香港學生由嬰孩開始，其母語即為粵語，無法定語文法基礎，是純粹由口講耳授的一種方言，不同於被推行為全國統一語言的普通話，有強大而標準化的書面文字系統作後盾，可以做到書寫文章時我手寫我口的優點，此一優勢固然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以及來自政府的強力行政引導有關。對香港及華南白話區的學生，要克服語言學習障礙，需付出的努力要更多。因為書寫時將口語換作書面語的話，往往要多一重翻譯步驟，事倍功半，造成客觀上被認為語文水平下降。這是推行母語教學時忽略教學要點的結果。

學習英文方面，由於不論中抑或英中，都在加強學習母語，造成學校環境使用英語的量下降。此消彼長，英文程度下降亦可以預見。事實上，如要學生的語文水平得以提升，首要保證雙語老師的語言能力，在香港社會上找出一批合乎標準的普通話、英文本地和外籍教師，並有教學經驗，可以針對學生日常語言的使用習慣而調整學習方針，對症下藥提升學生語文水平的優秀師資人員，似乎並不容易。所以要營造出一個適合學習兩種語文的環境，提升兩文的水準或者達到政府兩文三語的理想，在香港現況之下是不能操之過急的。

不同層面接觸雙語

至於有觀點指出，中國和平崛起，大中華發展迅速，外國人都需要學中文。這是事實，亦是大勢所趨，學習中文目的之一是為了方便國際上的商貿和科學交流，因為中國最終將會成為超級經濟大國，多些外國人學習中文實無何厚非。但國際上一種強勢語言的誕生是須經過幾百年的演變的。可以確切地說，即使現今超級大國美國經濟衰落，英文還會在兩百年內屹立于世界各個領域。因為英文在科學應用上具有其優勢，易寫易拼，傳播快速，缺點是單詞繁多，每日都有新單詞出現；中文則為表形表意方塊字，常人只要記三五千字即可組成無限詞語句子組合，在歷斯字庫上有其優點，缺點為難寫筆劃多。有關兩種語言的優缺點專論很多，但中文及方言作為千年傳承不滅的文化遺產，今人能開千年前古人的文章而不成障礙，是其他文明古國所不能比擬的，亦是中華文化值得自豪之處。

綜合而論，在英文及母語教學平衡方面，香港特區政府將預見兩種語言在國際語言舞台的較量。長遠來說，政府首要的是保證港人的英文水平不再下降，即是要向英文教育方面多點傾斜，保持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優勢，同時逐步在學校推行普通話運動，增加普通話節數，逐步強化下一代的語言環境，又或者可推廣課本、報刊、或政府文件等使用中英對照印製，讓港人有多些機會從不同層面接觸中英文，最終普及成大多數市民都可以做到會聽會講會寫的局面。



見財化水

·黃牛·

如何理解「共享創意」

□白 沙



港是港非

網絡世界不但五花八門，而且被普通引用，網絡作品因而遭嚴重濫用，而其中不少具創意的作品因為不受相關條例保護，持有人認為創作權益經常被侵犯。香港最近加入「國際共享創意」組織，該組織有49個成員，香港是第50個成員，令網上創意作品版權問題可以依據「國際共享創意」組織的規定予以解決。

話說回來，無疑網絡創意作品被採用的情況會越來越普遍，但過分強調版權，除了容易造成糾紛不斷之外，也不利作品的流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花了一年時間，完成了「保留部分版權」條款，作為引用網絡作品包括創意作品情況的參考。條款提出「任何人或團體若引用及分享他人的創意作品時，只須引用出處，就可應用在非牟利的用途上」的建議，這一建議對於促進創意作品流通會起着正面及積極的作用，而這種「保留部分版權」的做法可以達到兩方面好處：一是對創意作品的流通提供了超越互聯網範圍的做法，擴大到不牟利的書籍、宣傳單張等平面印刷方面，在目前網絡與平面資訊的流通同樣具影響力之下，此舉更能提升創意作品的影響力。當然，如果社會能接受這樣的研究報告並付諸實施，那麼，作者就應對是否把自己作品放到互聯網上有所思考，對「保留部分版權」的提議可以是一種考慮，對「國際共享創意」組織的規定又是另一種考慮。

自由黨分裂後前路如何

□林桑田



ON AIR 議論風生

被疑與雷曼債券事件利益關係等等，與自由黨的一變再變以至演成分裂相比，從政治角度說，那都「小巫見大巫」了。

月來變化天翻地覆

自由黨這一個半月的變化實在太大，堪稱天翻地覆。有自由黨黨員選後外遊探親兼充電，返港後見到黨內形勢如此，大嘆恍如隔世。自由黨的大變過程擇其要者如下：其一，黨主席田北俊和副主席周梁淑怡分別在地區直選中角逐連任鎊羽而歸；其二，田少和周梁分別宣布辭去黨職；其三，周梁指摘「新界王」劉皇發公然為民建聯候選人拉票；其四，劉皇發宣布正式退出自由黨；其五，有人提出自由黨設名譽主席，有人指此職為田北俊「度身定做」，有人擔心田少會成為「太上皇」；其六，推舉新黨主席候選人一波三折，先傳劉健儀，後傳林健鋒，再後又傳劉健儀，令外界看出或覺得此事有暗湧、內鬥、亂象、甚至危機；其七，中常委李大壯發表「倒田」言論；其八，林健鋒、梁劉柔芬、梁君彥三名議員宣布退出自由黨；其九，自由黨聲明，包括李大壯在內的六百多名黨員因未及時交納黨費，已被革除黨籍，此數約佔九百八十多名黨員的三分之二；其十，李大壯拒絕接受終止黨籍，時任自由黨代主席的劉健儀立即反擊，指李大壯已被革除黨籍，一切言論均與自由黨無關，所有革除黨籍者回復黨籍，須經申請，並由黨委會逐個個案審批，劉健儀表示已收到數百個

恢復黨籍申請。由以上十項重要事件可見，自由黨的分裂大抵已成事實。理念不同和政壇差異所引致的變化，隨手就可以舉出兩個例子：

政黨參選自然而然

例子一：關於參加直選問題。自由黨黨內的「地震」源頭，始自田北俊和周梁淑怡在地區直選的挫折，未能連任立法會議員，其後才有辭黨職、新主席人選、兩派鬥爭中有人退黨、有人「倒田」、部分黨員被革除黨籍、自由黨陷入分裂等連串事件，因而就產生或不得不面對「要不要繼續參加直選」的問題。

一派認為，自由黨黨員絕大部分來自工商界，甚至被形容為「富貴黨」，根本不適宜參加直選。但此點立即衍生（這兩個字近期十分熱門，且令人見了引起不快、恐懼、憤怒等情緒反應）下述問題：立法會二〇二〇年實行普選後，自由黨還要不要存在？又能不能存在？這可是一個政黨「生死存亡」的大是非問題，絕對不可以視同兒戲。另一派人則主張「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自由黨必須繼續參加直選。總之，參加不參加直選，成了兩派人事紛爭的焦點之一。從「政黨政治」ABC的角度說，不搞政治，不參加議會選舉，何以言「政黨」二字？自由黨的政治生命是否跨過二〇二〇年立法會普選這道門坎？這是全體自由黨人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要永續發展？或是十二年後「壽終正寢」？兩者必居其一。這一點，自由黨必須探討清楚才好。

例子二：關於立法會審查雷曼迷債債券的問題。立法會最初研議此事時，民主黨率先提出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結果以一票之差遭否決。當時，自由黨三子劉健儀、方剛、張宇人投的是反對票。半個月後的十月十七日，立法會內務會議

表決通過成立小組委員會調查雷曼債券事件。民主黨再次提出運用特權法，工聯會四議員「轉軌」投贊成票，自由黨三子由反對改為棄權，也算是一項立場變化。至於已退黨的三議員，明白表示立法會應協助雷曼苦主。此則說明，自由黨黨綱與退黨兩派議員在雷曼債券事件上的立場和取態依然有所不同。就這一點而言，也證明自由黨兩派「道不同不相為謀」，分裂乃是無可避免的事。現在，自由黨分裂已成或至接近定局（未知有多少人跟隨林健鋒等三人退黨）。

前路漫漫宜加細想

從人事角度論，無論是國家、社會、政黨、公司甚或家庭（要大公司、大家庭方有此論），都有在朝和在野之分。在朝者佔據廟堂，大有權在握，領袖群雛；在野者若意見不合，必生爭執，甚至造成對立，以至「各吹各號，各唱各調」，一旦矛盾公開化，無法勸解彌補，湊合一段時間後，倘矛盾擴大，對立加深，「一拍兩散」就是可能的結果。政治理念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之一，無分地位高低、財富多寡，「合則聚，不合則分」，千古以來皆是如此。

就自由黨而言，兩派若勉強融合，卻不斷吵吵鬧鬧，倒不如「一刀兩斷」各走各路。更重要的是：其一，自由黨如何構建新領導層？例如在劉健儀任主席，張宇人、方剛任副主席後，田北俊將扮演什麼角色？黨今後的路向又如何？例如是否繼續參加直選？甚至，是否接納「反田派」回巢等等；其二，退黨者特別是「議員三人組」，也要面對一些重大問題，例如，是否組織新黨？在立法會的取態或動作如何處理？是「三人組」次次一致，或是「各隨各意、自行其事」等等。總而言之，自由黨分裂了，不論留黨或退黨，兩派人都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